

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排行榜连续七周第一名、美国白领女性伦理问题长篇小说
《我挡不住我》联袂话题——谁背叛了谁

歧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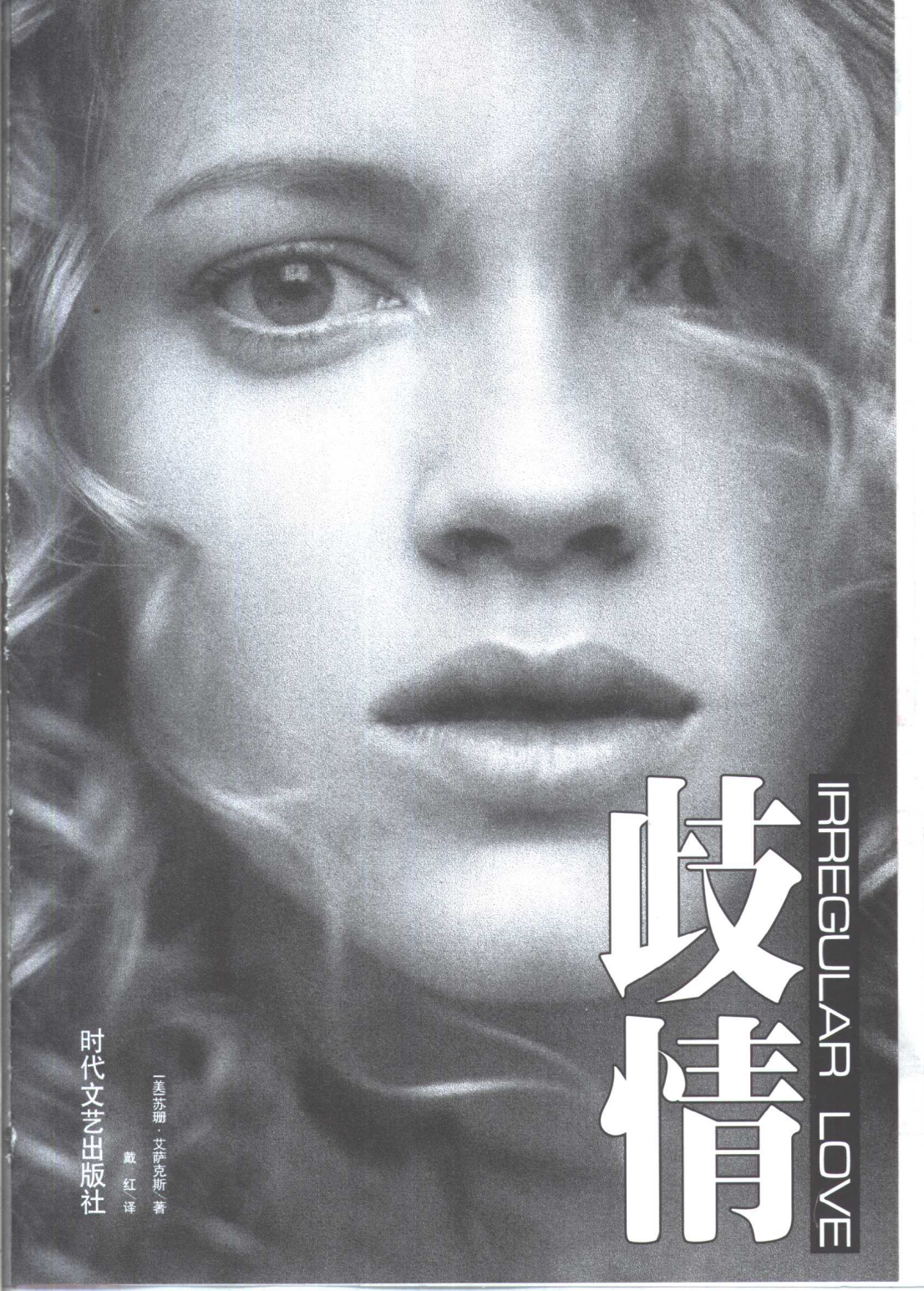


IRREGULAR LOVE

[美]苏珊·艾萨克斯 / 著

戴红 / 译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歧情

IRREGULAR LOVE

「美」苏珊·艾萨克斯 著

戴红译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歧情/(美)艾萨克斯著;戴红译. —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
2001.9
原版书名:LILY WHITE
ISBN 7-5387-1204-6

I. 歧... II. ①艾... ②戴...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I1712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56651 号

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

图字:07—1997—138

歧 情

作 者:[美]苏珊·艾萨克斯 戴红 译

责任编辑:邢爱光

责任校对:邢爱光

装帧设计:老 家

出 版: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:130021 电话:5638648)

发 行: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

印 刷:北京万隆特艺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字 数:352 千字

印 张:14

版 次:1998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次:2001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
印 数:3000 册

书 号:ISBN 7-5387-1204-6/I·1161

定 价:23.00 元

美国白领女性伦理问题长篇小说



■ 苏珊·艾萨克斯——全美最受争议的著名女作家；几乎每一本书都掀起一道热浪：《歧情》、《亲密关系》、《绝对优势》。

■ “在我含苞欲放的时候，我也从未像处女那样新奇地注视着这个世界，我生来聪明，绝不会被人耍来耍去；没料到诺曼把事情全弄乱了。”

■ 丽尔·怀特还没有料到在自己体面、绅士的家庭里，丈夫已经把手伸向了自己的妹妹——他们居然打得火热。

■ 丽尔·怀特更没有料到自己会深爱上一个同性恋者——是否爱情里发生的一切，在非份的男女关系中同样能够发生？

■ 《我挡不住我》联袂话题——谁背叛了谁。

目 录

- 第 1 章 向耶稣发誓的男人 / 1
- 第 2 章 女人之初 / 19
- 第 3 章 天使之美落地的声音 / 35
- 第 4 章 生性不安的人 / 63
- 第 5 章 谁杀了波白特 / 97
- 第 6 章 上帝在别处 / 131
- 第 7 章 紊乱的心 / 170
- 第 8 章 利用我的女人味? / 194
- 第 9 章 她把她的自由全部拿走了 / 243
- 第 10 章 他背叛了我，反倒睡得更香了 / 270
- 第 11 章 请跟你爱的人在一起 / 328
- 第 12 章 精致的骗局 / 372
- 第 13 章 美国人的调情是很致命的 / 389
- 第 14 章 谁在往女神的眼里添沙子 / 400
- 第 15 章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/ 424
- 尾 声 / 444

第1章

向耶稣发誓的男人

我从未是个处女。

当然喽，从生理的角度来讲，我也曾经是个处女。但即使是在我含苞待放的时候，我也从未像处女那样天真地睁大双眼注视着这个世界。

如果我不是生来聪明，最起码在我成长的过程中，我就已经非常精明，不会被人要来要去了。在我生命最辉煌的时候，在我各种能力处于最高点的时候，我怎么竟没有预料到在诺曼·托克森案件里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？我是否过于世故，在城市里转悠得太久，以至于最终失去了方向感？

坦率地说，诺曼·托克森从一开始就和我的其他顾客不一样。

当然，一个骗子绝不能看上去像个小偷，如果诺曼·托克森长得像他的真实身份，他应该是个矮小的侏儒，长着像被火燎过一样的稀稀拉拉的胡子，如果是这样，他曾经求过婚的那上百个女人会说：“滚开，小爬虫。”

他并不是侏儒，他足足有6英尺5英寸高。他很幸运，人人都知道，男人的品格是否杰出，是和身高成正比的。

诺曼并不仅仅满足于他的身高，他还有足够的智慧。这使得多年以来被骗上当的许多妇女在证词里把他描述为“非常多愁善感”，“非常伤感，就像亚伯拉罕·林肯，并且体贴入微”这是我个人最为欣赏的一种品质。所以所有那些被其求婚的女人们都欣喜地说：好的——好的，我亲爱的！好的，诺曼！然后，她们的

心就碎了。

现在我不禁猜测：如果我们不是在拿骚县改造中心的会见室见面，如果他不是穿着那身上衣和裤子都是橘黄色的囚服，以至于不可避免地丧失了生气，我会不会用指尖去抚摸他脸上的线条呢？

不，我不会的。

这种丑陋的橘黄色犯人制服，并没有掩盖住诺曼眼里令人心醉的蓝色光芒，它们看上去更像是大海的颜色，而不应该出现在人类的眼睛中。而且是北欧海洋的那种碧蓝，兼有皇家血统和绿宝石的高贵，如果没有这双眼睛，几百名妇女还会欢天喜地地为他取空银行账户，而后发现自己变成了赤贫，突然之间需要依靠讨厌刻薄的亲戚或社会公共救济吗？

诺曼并不是非常的可爱，对一个骗子来说这很有好处，因为过于英俊会引来好奇。而且，他也不油腔滑调，最起码看上去他不油腔滑调。像任何专业诈骗犯一样，他只是非常有魅力，可以让一个从未遇到过耶鲁大学毕业生的妇女，相信他曾经上过耶鲁大学。

此外，一个杰出的骗子行为从来不会过火。诺曼可能会非常热切地听一个女人讲话，但他从不假装沉溺于这个话题。他也不会坐在椅子上来回移动，交叉双腿假装去隐藏勃起的器官。

我听到他的第一句话是“我发誓，我没有干！”他垂下头喃喃地说：“向耶稣发誓。”

“你要说服的并不是我，托克森先生，”我告诉他，“我是站在你这边的，你要说服的是区检察院。”

他抓住隔离犯人与来访者的合成树脂栏杆，恳求道：“请您，叫我诺曼。”

真是令人吃惊，他整个身体都在做这个请求，他的前额皱起来，肩膀收紧了，他的喉结突出来了，他身体的每一部分似乎都

在恳求：“叫我诺曼。”

坦白说，我为我的委托人的恳求感到有点窃窃自喜：“请您，叫我诺曼。”几乎像他希望的那样，我真的把手提公文包从膝盖上拿开，放到脚边，然后稍稍往后推了推椅子，以便让他看得更全面一些。

我好像是正在服用雌性激素似的，竟然交叉起双腿，带着色情女演员的做派，用我的双腿摆出了性感的O型。

这一切都是在一刹那间发生的。

我立刻意识到自己可能被他控制了，但这仅仅证明了我已经怀疑的事情。诺曼·托克森不是一个骗子大师。

“我发誓，我没有骗波白特的钱！”

“诺曼，”我说着，同时把腿放下来，“来做我们主要的事情吧。伪造身份骗取财物是对你的指控里最轻的一项。”

“波白特和我是好朋友，”他坚持着说，“她只是要借给我这些钱，我对她说：‘让你的律师起草法律文件，再加上你认为公平的任何利息，我会签字的，’我不会用任何其他的手段拿这份钱。”

“诺曼。”我尝试着打断他。

“这是完全合法的商业交易。”

“也许。但你不是因为商业行为被指控，波白特·弗瑞芝现在冰冻在法医室里。”我像一个辩护律师那样，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。他的肩部打了一个轻微的寒颤。我直直地盯着诺曼的眼睛说：“你被指控犯了谋杀罪。”

“我没有碰她，”诺曼张开手，抓住他那边的桌子，“他们怎么会想到我会杀人？”

我失望地摇摇头，以示我觉得他的话是多么不可思议。我用平和、安慰人的语气说：“从我们收集到的资料来看，在上礼拜五大约2点30钟，波白特到银行去，取出了她账户上5万2千

块钱存款中的4万8千块。那以后，再也没人见过她——直到昨天。”

“是谁……”他清了清嗓子，可能想向我表示他憋得喘不过气来，“是谁发现了她？”他问道。

“当地的一些男孩，他们挨门卖巧克力块。当他们去敲波白特房门的时候，他们闻到了一些味道。有个男孩的父亲报告了警察局，警察们发现了波白特。在她家里没有发现从银行里取出的钱。”

诺曼“砰”地靠到模压成型的塑料椅背上，看上去非常惊讶：“没有发现那笔钱？”表演结束了，他靠上前来，脸被气得通红：“警察是怎么找到我的？”

“靠指纹！”我启示他。

“指纹？”他重复着。我看着他。他又重复了一遍，用骨节突出的大手使劲搓着下巴。对我的钱包来说，任何男人身高越过了6英尺都是一种浪费。不过确实有很多女性喜欢投入到这样高大的男人的怀里，她们会觉得受到了保护，觉得自己娇小柔弱，而且这样的身高可能会使她们幻想一根比图腾柱还要大的性器。

我悲哀地推想着，当诺曼喃喃低语：靠着我，亲爱的。波白特那颗250磅重的心会是多么的狂喜。

“你在猜测警方是怎么盯上你的，是吗？”我问。诺曼耸耸肩，他急于知道答案。我也一样。“你没有把你的真实姓名告诉波白特吧？”

“我害怕她的律师可能会做信用调查，你知道那得花多长的时间吗？”

“你告诉她的是什麼名字？”

“德通·威利。”

“以前用过这个名字吗？”他摇摇头，隐隐有点骄傲。这个家伙在每一次诈骗时都要用一个崭新的名字，这使得他的欺诈变得

困难一些，我猜测这样做使他觉得自己是清白无暇的。

“你是用德通·威利这个名字申请的电话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你的地址？”

“我没有家。”

“在你住的地方你用什么名字？”他迟疑了一下。在他编造下一个名字之前，我又说：“我必须调查清楚警方是怎么盯上你的。”

“罗伯特·麦克纳基。”他不情愿地说。

“你的地址？”

“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告诉过你的秘书。”

“我要知道真实地址。如果我必须派一个调查员去，而他不得不去验证一个空房间的号码，你可能会更惨。”

他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有点颤抖，嘴唇紧了。我继续说：“诺曼，你必须告诉我有关的真实情况，这样我才能为你辩护。”

“米诺拉区，霍姆伍德大街 54 号，是一间公寓。”我等待着，“三层 C 号公寓。”

“你是一个人干的吗？”

“当然是。”他回答道。听上去，他过于急切和肯定，我推断他正在撒谎。

“我和别人住在一起。”半分钟后他又张口了。

你可以想象，坐在看守所会见室里，你的律师面对面直盯着你，整整 30 秒钟不说话是什么滋味。“她只不过是……我爱她。”

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玛丽，她是这世界上最可爱的女人。”

“玛丽，她姓什么？”

“玛丽·迪恩。我们在一块住，我向你发誓，怀特小姐，用我

所有神圣的东西的名义发誓，我是一个人干的，玛丽甚至不知道……”他用大手猛地捂住脸，掐着额头，狠狠地几乎是残忍地使劲掐下去，好像在害着剧烈的头疼一样。

好吧，他为什么不应该头疼呢？现在要了解警方真的掌握了多少证据还为时过早，山姆·雷兰克林，负责这个案件的警官，在一个半小时以后给了我一点暗示。

当时我提出警方也许行动得过于匆忙了，虽然诺曼·托克森的犯罪记录可以绕地球16周，但他可能并没有扼死弗瑞芝女士，真正的凶手此时可能正在长岛胡作非为呢。“那个凶手可能会再次杀人！”我激动地冲着话筒喊着。

“今天我没时间处理你的案子，丽尔。”山姆说。这意味着他已经从区检察院的某个助理检察官那里得到了保证，这个案子案情确凿。随后他不屑地挂上了话筒，而没有像往常那样费心摔一下电话。

诺曼·托克森欺骗过的大部分女士都是容易上当、毫无戒心的人。但波白特·弗瑞芝绝对不是。她出身于布鲁克林的一条肮脏的街道。在60年代初期，她向东搬迁，来到了皇后区。那时她大约20岁，在弗拉什街一个叫露滴的小客栈里做女招待。起初几年，她过得不错，后来顾客们逐渐变成了穷人，酒吧主不得不在吧台里藏起一把斧头来做防卫。她再次搬家，这次向东走得更远，她来到拿骚县。

同我一样，波白特想干一番事业。她学习调酒，报名上了一个培训班，并且在威里斯顿园区的玛瑞街找到了一份工作。她在那里干了10年，终于成了半个酒吧主。

她用鹰一样的眼睛注视着正在发生的事情，没有哪个调酒师能给朋友来杯免费的啤酒。她安抚那些脾气暴躁的家伙，注意盯着那些臭名昭著的混蛋。

波白特精明地管理着她的钱财。到了80年代中期，她已经

买下了三个酒吧和两个公寓楼。从每天早上4点钟开始，她就在分布在拿骚东、南、西三个方向的酒吧之间跑来跑去，检查每一夜的账单。她亲自去收公寓楼住户的房租。

警察和我的调查员都没有发现什么证据，可以证明波白特是个容易被男人欺骗的人，或者证明她会相信一个甜言蜜语把她一生的积蓄骗个精光的男人；波白特精明能干，头脑冷静。那些和她有过接触的人在被问到波白特的爱情生活时，都交了一张白卷。啊？什么？“波白特”和“性”根本不能放在一个句子里。

她自己干家务，包括收拾她在迈瑞克的有600平方英尺、殖民地风格的两层楼之家。她每个月理一次头，同时染染头发。每礼拜六下午她都去电影院看场电影，她在礼拜日上午9点30钟要去圣安哥教堂做礼拜。当地的图书馆和录像带租赁店中没有关于她的记录。

她的父母早已过世，她有一个兄弟，住在新泽西州，是当地一家汽车厂的工程师。

波白特没有敌人，也没有朋友。

我清了清喉咙，小心地问警官：“是什么让你觉得波白特和诺曼·托克森的交往超越了生意的范围？”

他在整整5分钟里蔑视了我的存在，我知道山姆·弗兰克林警官不喜欢我提醒他注意我和他正对面站在2英尺以内。

山姆又向下低了低他已经垂到胸前的头，3秒钟以后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把脸的下半部抬了起来，噢！天，他立刻就会往我脸上噗地吐出口气来，这样就可以从技术上避免了朝着律师放屁的罪名。

山姆是那种沾沾自喜于“想得少，做得多”的人的典型。山姆从来没有停止过运动。他是这么瘦弱，你甚至可以一一叫出他脸上骨骼的名称，以记起高中生物课。山姆消耗他的卡路里就像

我贮存它们一样容易。

“警方终止了对这起谋杀案的调查吗？”

“我们正在等霍丽·努兹小姐来讨论这个案子的问题。”山姆对着天花板上的紧急照明灯说道。他间接回答了我的问题，但还是不用承认我的存在。霍丽小姐是检察院刚来的检察官。

“我们已经足足等了20分钟了，她说好要在10点30到的。”

“秘书说她现在在厕所里。”山姆对紧急照明灯解释道。

“你得去找找她。”

“我不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没有回答。山姆用左手轻轻提起裤腿又放下去，试图让裤脚盖住鞋面，但没有成功。

“山姆，你应该再看看诺曼的犯罪记录。你难道没有看出来他从未和暴力行为沾过边吗？”山姆的回答是长长地吸了一口气，似乎他已经对我表示了极大的耐心，紧接着他又把这口气从闭紧的嘴唇中间朝我吐出来。“诺曼·托克森没有杀害波白特·弗瑞芝，”我告诉他，“像诺曼这样的人是非常憎恶妇女的，他们永远不会去杀害她们，他们不会让她们的悲痛一下子就结束的。”

山姆没有被我的话所打动。我的高见到此为止，我已经把我能说的理由都说了。

事情发展到这样，原因是多年前，我刚刚从曼哈顿地区检察院调到拿骚县检察院的时候，我和山姆曾是一对知心朋友。

那时候他刚刚从阿德菲大学社会政治学硕士毕业，加入到司法系统里来。风流倜傥，皮肤紧紧的，颧骨有点突出，看上去像是没穿衣服的模特，而他穿上蓝色的巡警制服以后简直是光彩夺目。

山姆在逮捕组工作，我们在审理一起抢劫案中开始合作。我还记得我见到他的第一个念头是：公子哥！不过第二个念头是：

他挺聪明。

不久，我就被他写的调查报告给震住了。那份调查报告详尽、准确、活灵活现，措辞严谨，没有一点语法错误，我简直不能相信一个警察能写出这么好的一份报告来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立刻成了哥们儿。

我们都讨厌县检察院，喜欢爵士音乐，也欣赏彼此的幽默，而且互相尊重对方的政治信仰——做到这一点很容易，因为我们在对左翼民主团体的支持上，可以说是半斤八两。

我们还发现彼此心里存在着同样的苦恼，虽然我们都是在长岛出生，在长岛长大，我们对在这里的工作都不满足。

那时候，我们自己觉得是困在池塘中的两条蛟龙。不过坦白地说，在我们身边游弋的鱼群并没看出来山姆和我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。

我们彼此给对方打气：嘿，你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大人物的，你有这个能力。

虽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亲密关系，我们尽量找机会在一起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我们跟两口子也没什么两样了。我离开检察院，去干律师工作的决定，对于山姆来说，不啻于一记重拳，我们之间的友谊在一刹那间突然全部结束了。

虽然还没有看到霍丽，我已经听到她的高跟鞋踏着地板从楼道里走来的声音。我还有10秒钟，我不可能刺激起山姆的羞耻心，因为他从来也没有过这种感情，所以我决定对他的傲慢戏弄一番。

“干得快不一定干得好，”我告诉他，“我敢拿20块钱打赌，你们这次的调查马马虎虎。”

“妈的。”山姆本想骂出来，不过他说完“妈”之后及时地止住了自己，脸上挤出一个微笑，他知道我在激他发火。

我热情地向霍丽打个招呼，一眼就看出她刚刚在盥洗室里花

了半个钟头来吹头发，她本来又硬又直的头发现在打着卷，蓬松地罩在脑袋上，看上去像个巴比娃娃。我立刻意识到她这是在用这种奇异的发型向我宣示傲慢，因为检察院已经掌握了起诉定罪所需要的全部弹药。

“对不起，”霍丽说，竭力想让呼吸轻松一些，不过我可以理解，头上顶着这么巨大的一堆发云，呼吸起来确实有点困难。

“没关系。”山姆和我异口同声地回答。

霍丽的办公室低矮压抑，天花板的高度刚刚符合建筑法允许的最低限度，屋里像现在这样同时呆着3个人的时候，你就必须得注意避让，以免无意中和人或者东西撞上。

整个办公室简陋得可怕，由于县预算没有拨出擦玻璃的资金来，安玻璃的这面墙变成了一幅展示灰尘堆积、天气变化 and 环境污染情况的立体画。

霍丽尽力改善了一下屋子的环境，想让人相信她并不是一个只会起诉的刻板的女检察官。她挂上两幅名画的摹拟品：一幅画着母亲与孩子，另一幅是沙滩风景画。在桌子上放了一个像公牛血一样红的花瓶，在里面插满了白芦花。

不过人们还是得承认，这世界上惟一比县检察院助理检察官办公室更没有吸引力的地方，只能是县监狱里犯人的小囚室。

“霍丽，这个案子你有什么资料？”我问。山姆把手里的文件递给霍丽。他的姿势就像是一个骑士把宝剑献给他的女王，这个举动清楚地告诉我是谁在控制局势。

霍丽立刻打开文件夹，似乎迫不及待地想要读里面的内容。除了她闪闪发光的黑色大眼睛以外，她全身上下没有一点地方能证明她是个好检察官。

不过霍丽不好对付。我的合伙人查理，曾经就说西班牙语的问题和她干了一架，那时候她还在检察院抢劫组工作。在庭审时，她走到被告人面前，用西班牙语和被告人聊起来，直到法官

出言制止才住了口。那个被告人很意外——在可怕的法庭上居然听到检察官说起了家乡话，便高高兴兴和霍丽聊起来。

“闭嘴，别上钩！”查克愤怒地警告他的委托人，转身就用各种最可怕的威胁痛骂霍丽。霍丽只是耸耸肩说：“我只不过跟他说说天气。”那个被告点点头：“没错，今天是个好天儿。”过后法庭判决被告去辛辛监狱蹲上7年。

在霍丽埋头于卷宗5分钟以后，我只能说她阅读速度缓慢得可怕。山姆坐在椅子上，脚不停地在地上动来动去，好像在练习各种恰恰舞的动作，他的椅中运动越来越快，让人眼花缭乱。

人到中年的好处之一是戴眼镜的人可以看清楚远一点的东西。我毫不费力地看清了摊在霍丽面前的那些文件，任何一个刑事辩护律师都必须培养自己学会反着看懂文件的基本功。

9张法院的传票，纽约东区检察院关于一次银行抢劫杀人案判决结果的传真。当我匆匆掠过夹在一边的几张宝丽来快照时，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。这是第一犯罪现场的照片，那么警方在法医去现场做司法勘查以前，已经着手开始调查了。

这几张宝丽来快照离我挺远，不过我能看出来上面那个肥大的身躯，那是波白特。我把手伸过去，因为霍丽和山姆都没有阻拦，我顺利地捡起了这张照片，照片后面有一行批注：“波白特·弗朗西斯·弗瑞芝，1940年10月26日出生。”

波白特穿着一件印满了碎花的新娘子穿的长睡衣。除了新娘子，谁还有闲心掀起17层花边去上厕所撒尿呢？她躺在深色的地毯上，睡衣被掀起来，在她的腰部胡乱卷着。

她的大屁股挤在咖啡桌的木腿和沙发之间，粗圆的大腿僵直地挺着。很可能她原来是坐在沙发上的。挨近她的大腿，在地毯边上有3个褐色的信封，可以看出来都被拆开了。

在惨案现场的快照上，波白特裸露的大腿和屁股显出死人的